南京

牵挂一棵树

贺 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这是今年春天我第5次探访“消息树”。

走过“古鸡鸣寺”石坊,由鸡鸣寺路南端步入樱花大道,从路东侧高大的路标水泥杆向北数第4棵树,便是关注的“消息树”。每年早春,这株报春使者总会在其他樱花树还在打苞,甚至沉睡时,早早地绽放出一树洁白的花朵。它的盛放,预示着再过20来天,一年一度万人空巷的南京最美樱花季将在鸡鸣寺路上绚烂上演。

今年惊蛰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我一如往年如期前往探访“消息树”。穿过和平公园时,远远地朝“消息树”望去,却没有看到往年游人围绕拍照的情景。待走近了,方才发现“消息树”仿佛还沉睡在寒冷的冬天里,不仅没有如期报告春消息,枝条上连一个花苞都没有。抚摸褐色的树干,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:“消息树”莫非枯死了?

与近年来一直在鸡鸣寺路执勤的一名警察交谈得知,去年春天“消息树”虽然如期开花了,但花期过后状态不佳,只有一根树枝上长出树叶,而且早早掉落了。从今年的状态看,有枯死的可能。

惊蛰的第二天,我便与老伴赴江西旅游了,但心里一直牵挂着“消息树”。回到南京的当天,我迫不及待地再去探访“消息树”。但一如惊蛰那天,它丝毫没有动静。

在这座城市里,关心“消息树”的人当然不止我这个“无事人”。有网友发现“消息树”的异常,在社交平台晒出往年同期拍摄的“消息树”开花的画面,称这棵树已枯死,引发一片惋惜。

南京资深园林从业者称,这棵被称作“消息树”的树实际上是樱桃树,樱桃树正常在2月底到3月初就能开花,这也是它每年都能比周边樱花更早开花的原因。“消息树”没有枯死,枝条还有活性,从业者解释了今年没有如期开花的两个原因:一是今年3月初南京气温波动极大,而樱桃树开花需要日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左右,波动剧烈的低温天气,直接影响了它的花期;二是这棵“消息树”树龄较老,树体活力有所下降,对气温变化的耐受度和敏感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同时表示,从近期气温走势看,“消息树”预计在一周左右陆续开花。

等待的日子总是让人焦灼。一周过去,我去探访,“消息树”依然没有新消息;十几天过去,我再去探访,旁边的樱花树枝头多已缀满花苞,但“消息树”依旧毫无生机。

潇潇春雨中,站在“消息树”下,我已不敢期待它在今年这个春天绽放出美丽的花朵,唯愿它还勉力地活着,能在万紫千红的春天里长出新叶。

“消息树”究竟是何树种?也有专家说是单瓣早樱,就是樱花树。但不管如何,“消息树”的称谓,足以显示其在鸡鸣寺路樱花季中的重要角色。如果它确实不幸枯死,也希望原址上能补种一棵与之相仿的树,依然能在每年为古城报告春的消息。

泰州

一座生祠,千年家国

钱鹏飞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现任中国报业杂志社副社长,复旦大学硕士。

长江奔涌,襟带吴楚。在江海交汇的泰州靖江,一座古祠临江而立,阅尽八百年风雨。生祠镇上的靖江岳庙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、也是唯一一座在岳飞生前由百姓自发兴建的生祠。它非敕造、非官建、非标榜,而是乱世之中,民心向背最朴素的见证。一祠静立,江声不绝,英雄的足迹与百姓的感念交织在一起,成为这座城市最深处的精神原乡。

视觉中国

南宋建炎四年,金兵饮马江淮,中原板荡,生灵涂炭。岳飞时任通泰镇抚使、知泰州,是这座古城真正的父母官。泰州无险可守,孤城难御,他没有选择退守自保,而是以兵护民,亲率精锐断后阻击,在南霸桥以少击众,力挽狂澜,护送数万江淮流民渡江南下,抵达江中沙洲——阴沙,即今靖江。

兵戈未息,他先安流民;山河破碎,他先护苍生。划地定居、教民耕植、安抚离散,这位青年将军以一身担当,给了乱世百姓一处安身之地。“何日请缨提锐旅,一鞭直渡清河洛”,岳飞的词里藏着收复河山的壮志,而在泰州、在靖江,他把壮志化作了护民的实举。百姓感其再造之恩,在他离去之后,自发筹资,立祠奉祀,祈其康健,祝其功成。

这便是中华第一座岳庙。

岳飞之所以得此殊荣,不在功名,不在权位,而在一颗赤心护佑一方,一身肝胆守住山河。从此,生祠镇因祠得名,望岳桥因情留名,一段英雄与百姓的故事,便在江风渔火中代代相传,从未断绝。

土木有时尽,精神无断期。八百年来,岳庙屡经风雨,屡圮屡修,却始终香火不绝。每一次重建,都不是简单的屋舍复原,而是一次精神的接续。

明清两代,乡贤官绅数度修葺,使祠貌不堕,忠义不泯。民国动荡,古祠渐残,邑中贤达、纺织实业家刘国钧怀家国之心,主动修缮,续一缕文脉,守一段初心。改革开放后,靖江历任地方官员颇有家国情怀,发动各方力量,并再次得到刘国钧后人支持,重修岳庙,今日岳庙之格局气象,由此奠定。

一城风骨,系于山川,见于人事,承于文脉。泰州、靖江临江近海,自古刚柔相济,南秀北雄,民风淳厚,敬贤慕忠,重义尚勇。这份城市品格,正是自岳飞精神中生长而来。

“精忠报国”四字,从来不是高悬之语,而是浸入市井烟火的立身之本。岳飞守泰州、护靖江,留下的不只是一段往事,更是一种风骨:心怀家国,肩担道义,临危不屈,守土不辞。这种精神潜移默化,化作风骨,化作品行,化作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的底气。

千年之后,此心未改。泰州队勇夺“苏超”冠军,健儿们众志成城、奋勇争先,正是一脉精神的今世回响。昔者将军横戈护民,今日少年赛场扬威,时代虽异,精神同源。一座有英雄记忆的城市,自有无穷向上之力;一处有精神根脉的土地,必能行稳而致远。

城市在发展,时代在向前,而精神之脉,始终是最坚实的依托。长江依旧东流,岳庙静立无声。一祠藏千古,一脉照古今。

泸定

漫步泸定桥

刘跃清 中国作协会员,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。

泸定县城依山傍水,海拔并不高,但两岸山岭光秃秃的,少见高大树木。时值午后,本来就不得力的阳光已经隐退,冷冽的风吹得人直打颤。西岸停车场,外地牌照诸多。沿街商铺过年的氛围浓厚,只是游客稀疏。临河而立,放眼望去,冬日的大渡河水流依然湍急,水深处呈碧绿色,水面不时盘旋出一个个圈,奔涌向前,转眼即逝。

须臾不离的手机好像知道我要来,几天前就不时向我推送和泸定桥有关的信息,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全桥铁件总重达40余吨的铁索桥是如何建造的,还有红军长征途中“飞夺泸定桥”的故事。《大渡河》可能是我小时候看过次数最多的电影,没有之一。改革开放初期,湘中偏远山村难得放一场电影,大多是谁家老人做寿酒,操办婚事或儿女考上大学,才热热闹闹包一场电影。也许是乡里的放映员很久没进城了,那小半年,村里固定播放《大渡河》。尽管很多台词已背得滚瓜烂熟,但我们还是每场必到,看得如痴如醉。记得电影中有个老班长中弹从悬崖上掉下来的镜头,战友们大喊“老班长”。那时我在村小上学当班长,课间疯跑,小伙伴们有时拉长嗓音喊我“老班长”。

泸定桥的门票10块钱,我稍一犹豫要不要购票,转而挺直腰杆,胸中仿佛有浩然之气升腾,默然递上“退役军人优待证”。

桥头飞檐翘角古朴大方的木板房延续清代原貌,匾额上有康熙御笔题写“泸定桥”三个繁体大字,冰冷的将军柱、斑驳的柱石、每个錾有名字的铁环都在述说古老岁月与人事沧桑,一切仿佛桥下的大渡河水,如泣如诉。走在桥上,如荡秋千般,时急时缓、时大时小地晃悠,胆小者不敢向脚下张望。对面有来人时,不由得站在桥边,错开位置,这时感觉桥晃得更厉害。桥边随处可见提示,请不要走边上,危险。今天的人们走在铺满木板的桥上尚颤颤惊惊,如履薄冰,那么90余年前的那群“盗火者”面对空荡荡的铁索和咆哮的河水,需要怎样的决心和气概呀。

那场著名的战斗是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打响的,2连22名勇士担任突击队,沿铁索爬上对岸,夺取阵地。3连紧随其后铺桥板,保证后续部队攻占城区。桥边纪念碑上只刻有廖大珠、王海云、李友林、刘金山、刘梓华5位勇士的名字。据相关资料,如今已探寻到12位勇士的名字,其中有4位看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结成硕果。距桥西岸下游不远处有座线条明朗的巨型红军战士雕像。有的人说他们在微笑,也有人说他们是在咬着牙奋力奔跑,或即将发出震耳的呼喊。一个集体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需要迎着希望与光明前进,就需要无数这样前赴后继的英雄,这也是英雄存在的意义,也是我们敬仰歌颂英雄之所在。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,有太多的英雄如飞夺泸定桥的勇士,连名字都没有留下,但他们的血肉滋养丰厚了大地,魂魄巍峨壮丽了山河。

站在泸定桥上往上望,红艳艳的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,彩虹般一头连着海子山,一头接着二郎山。隐约能看到有车辆箭镞一样穿越在崇山峻岭间。泸定桥与兴康特大桥同框,一个俯身河谷;一个飞跃天际;一个高速驰骋;一个缓缓述说。这分明是穿越历史时空的对话与对照。